

傅山在三立书院读书时,太原府城东南隅崇善寺的一部分院落,成为学子们饮食起居的寓舍,而且还是他们学习讨论的“小教室”。傅山与他的同学好友在这里经常谈学问、论道义、讲气节,为一些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也经常为理想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段难得的时光给傅山留下深刻印象,而且纵观傅山的一生,崇善寺在他生命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其实明代以前,始建于唐代的崇善寺一开始并不叫崇善寺,初名白马寺,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寺院。据寺内木匾记载:晋恭王朱櫚为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启奏明太祖,批准建立新寺,历时八载,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竣工。该寺南北长550米,东西长250米,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名为崇善禅寺。这在清初陈梦雷总撰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中得到印证,“明洪武初建,置僧纲司,初名白马寺,改为宗善寺”。有意思的是崇善寺之得名:宗善寺建成后,因“僧不能久居,后风水家增一山字,为崇善”,且宗善、崇善“二额俱存,雄丽宏阔,为城寺冠,俗呼为新寺”。

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傅山赏慕的“太原三先生”之一、70多岁的钱虚舟先生备办酒食,邀请已过而立之年的傅山和一班朋友在崇善寺雅集饮谈,坐过半夜,钱虚舟先生精神益旺,不能饮而饮兴豪,“犹然一酒狂”,语声极高,与傅山一班年轻人谈前辈人行事。傅山赞赏钱虚舟豪迈粗健的诗风,称之“老气压全晋”。

过了快30年,近60岁的傅山也可称“老气压全晋”之际,“关中领袖”李因笃(1633~1706,字子德,号天生)与已侨居松庄的傅山,在清康熙三年(1664)夏相会于崇善寺。其时,李因笃在山西已居停8年之久,主要在雁门一带活动,做陈上年公子陈端伯的家庭教师。在与傅山相会三年前的顺治十八年(1661),李因笃在雁门接到傅山的一封信后写了一首诗:

河汾文献未全空,盖土乾初有是公。不卜同舟瞻郭泰,徒知中论拟王通。芳期虚讯春来鸟,剧饮犹传雪后鸿。他日葦门相候处,下车应拜采桑翁。《得傅征君信》)

在诗中,李因笃称赞傅山“不尚王侯,高尚其事”,又把傅山比作东汉名士郭泰、唐初河汾设教的文中子王通,期待有一日与傅山相会于或许是简陋的村屋。

这年夏天,李因笃来到太原后,先和好友刘輿甫明经见面,揽胜寻幽,“更穷入晋源,同涉横汾渡”,谈到傅山时说:“人谓尊征君,抗怀最伟度。兢兢干其蛊,谨厚安本务。”其后,李因笃和傅山终于相见,偕游崇善寺,一起饮谈的还有刘輿甫明经、贬官于晋的米辅之侍御、陈上年公子陈端伯、时任太原府刺史某(李因笃的八舅),酒菜是山西布政使王显祚所馈赠。那一个夏日,太原城“白日流云脚,青山挂雨痕”,“背市炎飙静,回溪碧树幽”,午时又来了一场雷雨;那一日的崇善寺,桧柏凭霄,啸咏俱宜,“地僻浑无夏,檐深遂却风。名香浮几席,美荫藉梧栢”;那一日欢宴的朋友们如魏晋之嵇康、阮籍,观赏了寺中吴道子的画作,“落花行处得,空翠坐来增”,“曾无宾主位,坐卧各随缘”,“无心窥象貌,竟日寓悲歌”“少微联四国,高会纪孤城”,“绡衣披醉后,共觉晚凉轻”。李因笃的10首诗中有一首专门写傅山:

傅老耽高尚,临池早入微。僧虔盈翰墨,壁粉有光辉。帝梦还能否,仙源谅不违。兴移杯物遽,原圃竟先归。

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日影已尽,一日欢聚或抵十年尘梦,也终是要散的。夏日崇善寺的这一场欢宴是这样结束的:“抵暮欲谁适,为欢知几何。月带归轮上,风随戍角过。”意犹未尽的李因笃,仍遥想他日“会当出悬瓮,同泛晋源波”。

这年夏天,李因笃与傅山至少还见过一面,写下一首诗《席上呈傅征君》:

江海英风老渐疏,菊松高枕送居诸。野航惯载看山屐,春帖曾无乞米书。灿灿紫芝存古调,番番黄发长朋车。兔爰中谷遥回首,蝴蝶庄生各有初。

傅山与李因笃惺惺相惜,也写下10首诗,说到古来文人相轻的俗习,只是因其文心未至真醇,认为“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称赞李因笃看似潦倒词场之中,却有风云万古之情,诗文光焰可动神皋,骀荡自成春色。其一云:

以子占文运,西京此一时。三峰来凤彩,八水动龙漪。鼓吹风声近,威仪日月知。中原劳黼黻,慰得老夫私。

傅山诗中自注云:“余所见交于天生者,皆责望无已,而天生不难,为之区画不厌,不谓贫士乃尔。”还引用了顾炎武对他说过的话:“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傅山在“燕笑流风穆,莺花醉露盘”的欢慰中,亦生“令人怀抱尽,重觉此时难”之怅然。《《为天生十首》)

其后,傅山曾往雁平道署与李因笃相会,在李因笃的尚友斋中植梅一株。李因笃对梅抒怀,感其“濯雪心恒苦,怀春兴不孤”。《《尚友斋咏梅是傅征君所植也》)李因笃在写给傅眉的诗中,还以“永怀版筑岩,将与白云俱”(《寄傅大寿毛》))的心情再次向傅山致意。直到傅山、傅眉父子先后去世,李因笃还以诗寄情,正所谓“哭儿兼折郑司农”“傅说星沉念故松”。《《存歿口号一百二首》之一》)

康熙十年(1671)的重阳节,崇善寺再次见证了傅山与友人相会的一段佳话。那一年,复社巨子、诗文家阎尔梅来太原造访太守周令树,其后与傅山在松庄订交,还造访戴廷枏的柏树园。这一天是戴廷枏54岁生日,他相邀傅山、阎尔梅、潘耒(1646~1708,字次耕)骑驴来游崇善寺,好友聚会的热闹场景在戴廷枏《游崇善寺记》这篇豪杰之文中有生动记叙。

傅山

与锦绣太原城 ⑤

游宴崇善寺：

百万峰头一声啸

何远

孙国华

高福庆

太遙接紳先生所親見者則獻明王先生虛舟錢先生皆非近代所有至先生仲以人先生長吟不語之為老大喜繼嬌前道水燒燉之法者而為麻坡官少郎小翁另有任

傅山书《太原三先生传》(局部)

空同原姓李河嶽又天生律即三千首鍾消十二部以舊京才品賦新廟額難清潦倒詞場裏風雲萬萬情

為天生甫十首

《贈李天生詩冊》之一

傅山先生

《贈李天生詩冊》之六

汲之傳澤龍翔、紅傳上春秋誰修約十六藏雀陽地珍頻陽舊人推如時功筆珍接

当场阎尔梅赠傅山七言八句,有云:“百万峰头一声啸,西风吹动黄花窈。”阎尔梅也赠戴廷枏七律一章,既有山头烟雨相见的欢喜,也有城风蓬蒿渺茫的感叹,总是一段难忘的情踪。过了三日,阎尔梅又作了四首律诗写在戴廷枏的扇头上,其中有佳句云:“正好缘山寻菊去,如今栗里是松庄。”仍不能忘者,是傅山侨居的松庄。戴廷枏一时感慨“光岳气分,人才凋谢,良友难再得,如古古者,岂百一时之隼才哉!”其后,阎尔梅偕江南才子潘耒等,在深秋往崛岬山看红叶,访傅山读书处,有诗云“故人读书处,槽枥几株松”,念念不忘的还是傅山。

傅山也欣赏阎尔梅,他所作《徐某三首》(“徐某”即阎尔梅),也记录了此次游宴中阎尔梅矜奇狂颠的一些细节:“袒腹荷包裹,挨头仰瓦箱。诗余雄北曲,枪老怯南塘”,“薄薄三杯未,扬扬一弄前。逃生忘衅勇,骂死乞人怜。”傅山诗中自注,阎尔梅“歌北曲妙绝,胡敬德饯别玄奘一韵,真动人听,大有万人敌意”,此正与戴廷枏所记吻合。

阎尔梅在太原与傅山过从,请傅山题字,又到松庄访傅山不遇。据傅山致阎尔梅书:

昨奉望不晤,随后过村,又不及候,不知南发果否?“风树”两字,草草作得,知不足看,承前命耳,并问行期。弟山顿首。《《寅宾录·傅青主帖》)

崇善寺这次宴游,给年纪小傅山40岁的潘耒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当时阎尔梅醉酒忘了作诗赠他,他还跟阎尔梅开个玩笑,但是,一年之后的重阳节,当他在苏州和友人登上瑞光寺塔游赏时,不由记起昔年游晋的欢欣:

兹辰兹地非难得,相见相携苦不常。却忆往年同二老,曾于萧寺过重阳。崛围松短青牛卧,芒碭云深白豹藏。怀旧感时沉醉好,不妨倒载笑人狂。

“却忆往年同二老,曾于萧寺过重阳”二句下自注:“辛亥九日,同阎古古、傅青主饮于太原南城新寺。”

此次宴游之后10年间,未见傅山再往崇善寺的踪迹。然而,有时做一个梦,似乎就得到隐秘的召唤。康熙十九年(1680)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夜,傅山梦至梵寺,有一名20来岁的白衣比丘引他看《金光明经》,还遇到老友雪峰和尚请他收拾一静室书此经。白衣比丘又引他至一小院窗下,在一小花盆中看花,此花大红如朱砂色,没有枝叶,迺若莲瓣,絮层而起,花瓣边稍稍有黄色的

边缘。白衣比丘告诉他这是吉祥花。梦中还有一人要他写《药师经》。第二天,傅山专门从崇善寺借来《药师经》和《金光明经》。傅山花眼僵腕,勉强写完《药师经》。虽然他以前曾涉猎过《金光明经》,却未曾思维。准备细细研读,又感叹自己老了,也不知“尚能歪好一写否”。《《书金光明经后》《药师经书后》)其后,傅山至少读过或书写了《金光明经》的“分别三身品”和“忏悔品”,认为即使梦寐颠倒也不改心之坚贞,他于78岁时自道:

山自遭变以来,浸浸四十年,所恶之人与衣服言语行事,未尝少为之嬰媼将就,趑趄而从之。不欺之諛,亦颇自信。谓作梦时不能自主,直未梦时原无确不可拔之力耳。《《书金光明经忏悔品后》)

傅山亦以“确不可拔之力”期许崇善寺年轻的和尚宗智。此前或此后,一群居士持册页见傅山,说崇善寺年轻的和尚宗智请他写《金刚经》。傅山连说善哉,因为在他心目中,《金刚经》之要义在“一念净信道,人即承善根”,随即为抄写一通。

傅山为宗智抄写经文之时,大概就是吴雯诗云“发愿文成道力该,檀波罗蜜兴悠哉”之际。此时的崇善寺,仍“俨若仙宫,不惟甲于太原,诚盖晋国第一之伟观”,被誉为“会城第一丛林”。与傅山同时代的太原人裴希度(字晋卿,崇祯七年进士,授大理寺正)来游崇善寺,留题一首:

迦和轻动草离离,解带留连共阿谁。岂有金龙能变日,应无铁凤得鸣时。沙门化寂成先觉,火宅烧人自不知。梵放寂寥松树下,停车闲看旧朝碑。《《崇善寺》)

裴希度闲看旧朝碑碣,心生淡淡的沧桑之感。此或是他经国变母亲投身自家别墅井中以殉之后,舍别墅而为报恩寺,及致仕归田后,优游园林,课子读书,不求田问舍,不干淡当道的缘故。

不幸的是,清同治三年(1864)一场大火,富丽堂皇的崇善寺主要建筑均被焚毁,幸存下来的只有大悲殿及一些附属建筑。仅占原寺面积四十分之一的大悲殿,成为现存崇善寺的精华。这虽非傅山当年出入的崇善寺,但藏经与壁画,巨钟与铁狮,三尊泥塑贴金菩萨立像,应该是都与究心佛法、具“确不可拔之力”、自称“我是如来最小之弟”的青主先生遇见过。

(因版面有限,文章有删节。图片由作者提供。)